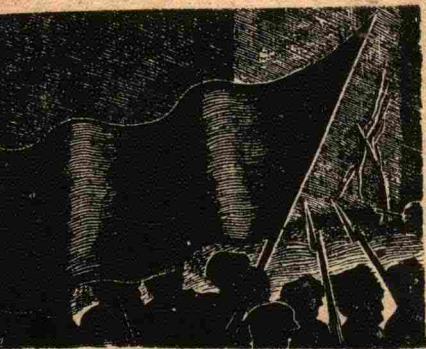


# 旗

七月诗丛



孙  
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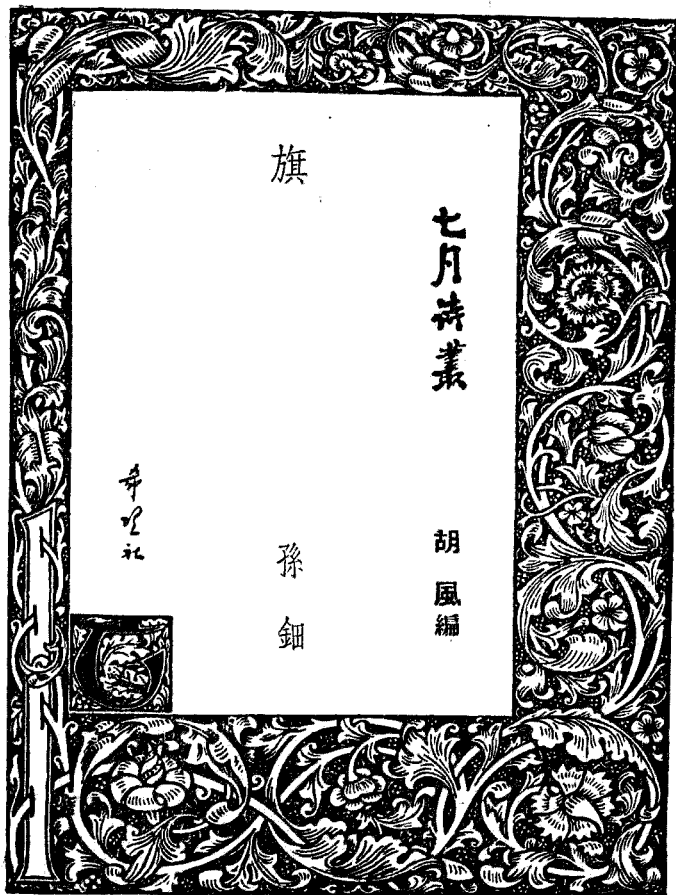
旗

七月詩叢

胡風編

孫  
鈿

希  
聖  
社



印翻許不·有所權版

七月詩叢

旗

著者：

孫 鈿

編者：

胡 風

出版者：

上海郵局信箱四一七六

生活書店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代發行：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一九四二年八月桂初版(一—三〇〇〇)  
一九四七年一月滬再版(三〇〇〇—一—五〇〇〇)

目次：

途上·····	一
我們在前進·····	七
晴乾的鄉間·····	一二
七月裏的行進·····	一九
掛彩者·····	二四
在鐵路邊·····	二七

暴雨前	三〇
我們還會見到	三三
旗	三七
送信	四七
雨	五三
行釋	六〇
燃燒了	

---

---

途  
上

騎清馬

七個年青的

奔馳過了熱愛的這些地帶

八月的稻穗

枯倒啦

---

忘掉了收穫吧

農民們哪兒去了

這些地帶

是我們熟悉的  
鄉村

森林

氾濫了的河

杏樹上掛着骷髏

棕馬在這裏停住

發出悽惻的嘶叫……

---

老婦人看守荒落的田園

她給我們

端來涼茶

——媳婦吊死了

老頭兒給鬼子拉了去

兒子

，跟你們一樣的幹起來了

.....

她還告訴了

我們所要知道的路由



---

在一條路口

我做了個前進的記號

騎上那木製的鞍

蒼黃的夕光抹過我的臉

——鬼子昨天離開了此地

你們來了

真是來了青天

盼望你們

田裏的稻也望穿了眼

焦黃的牙齒

---

祇有殘缺的兩顆

從她嘴唇縫裏突現

一個同志

揚起手

給她指着

那漸漸近來的行列

盈淚的眼

閃出希望與歡喜

她投視遠方

像是望到了自己的親兒

---

伸着發抖的

枯乾的手

沒有跟她告別

我們揚起鞭

驅馬穿過森林

涼風拂乾着汗溼的衣

路上

碰到了莊稼人

採樵夫……

他們呀

是我們的便衣哨

---

## 我們在前進

山——緊依着。

經濟的月光下，

大地

蒙上了皎藍的紗。

我們的腳音，

咚，咚，

---

有人忍住了咳嗽，  
也有人側着臉，  
在讀着字條——  
帶了無限的歡喜，  
但却沒有笑出聲音。

袋子里：

盛着的是白米，

麵粉。

每顆心

都暗藏着：

敵人，快來吧！

---

我們的鎗不用了，

需要一發——

打你們那裏奪來的

好鎗——光榮的鎗！

我們許久沒有暢食了，

需要一些——

打你們那裏奪來的

牛肉、魚乾——豐盛的食物！

……夜快完了。

找不到肥腴的敵人，

我們像獵犬找不到野兔

---

那樣掃興。

但是，我們都有一個信念：

一天天地下去，

總會臨到滿載着的敵軍，

那時，

將英勇地

開始一個痛快的打擊。

山——緊依着。

我們，一條蟒蛇似的

盤旋，

盤旋。

---

嚙嚙地，  
我們呵，  
在前進！

五月十六日在竹溝。



---

## 晴乾的鄉間

一個女人

坐在路旁的石塊上

她捧著

空的瓦盆

佝僂著背

---

挑釀的

過去了

草鞋踢起的

塵屑

飛揚到她的面前

馬

背負着

沉重的載負

帶頭的那一匹呀

兩隻耳朵的中間

繫着紅的采球

---

一隊隊的

給趕馬的

趕着

而馬蹄踢起的

塵屑

飛揚到她的面前

她有一個垢污的面孔

她的衣服

像是

披在稻草人身上的

農民已經不要的破布片

---

野狗

咬着—根肉骨

跑過了

她捧着

空的瓦盆

失去了喊叫的能力

兩只疲勞的眼睛

盯着

每一個生物

---

饑餓的面孔

如同枯了的樹軀

憔悴了的生命呵

憔悴了

她哀求

她輕輕地喊着

——日本鬼子！

望見破屋頂上

烟突裏

飄淅的白烟

她狂叫

---

——炸彈！炸彈！

她的叫喊

是這樣的微弱麼

呵

生物

一隊在訓練中的

壯丁

還穿着家鄉的

破舊的衣褲呢

生硬的姿態

---

有力的步伐

他們呀

揚起了塵屑

而塵屑

使那個女人

模糊了

---

## 七月裏的行進

我緘默

面對着七月的太陽下的屍體

我垂下了沉重的腦袋

我記不清心的跳動的次數

我的汗

從額上掛落



---

從背上端下

從腿上的粗大的毛孔鑽出

那屍體

是一個農夫

他腐爛了

他的手還緊攥着  
一根細籐鞭

我回轉身來

那臭味直撲到我的胃腑

哦，還有一頭被割掉了一隻腿的牛

腐爛了

蒼蠅在唱着沉悶的輓歌

---

虫蛆在他們身上臉上  
跳着可怕的祭舞

我的緘默成熟了吧

於是

吐了唾沫

用膩污的袖子抹去了臉上的汗  
跟隨着

一個跟隨一個

我們去搜索那些燒焦了的

轟毀了的屋子

手里的槍

變得很輕了

敵人的一本小得像手心的

黑色薄面燙着金字的「陣中要令」

給我們的弟兄底腳踏過了

而我俯下身去拾起了牠

公路像一條伸直的胳膊

而我們

是搜索着人類的毒菌

青青的樹……

七月了，光榮的七月了呵

---

我們——行進

笑開了黝黑的臉

在靜寂的原野

愉快地回憶

幾個光榮的七月了？

---

## 掛彩者

我理解過這樣的心境

一個人墜落在深邃的山坑里時

是多麼可怕

然而，同志

你死過了你活了

---

什麼說語在我們都不需要

這些劇烈的痛楚

使你昏厥在青石上

你的嘴唇發白

我們並沒有慌亂

同志

你應該活

醫生紅着眼珠

掛出了敵人的子彈

從你的右

---

那顆尖長的子彈

想不到竟會抽出你那麼多的鮮血

草香的

馥郁的風

撫着你的臉……

閉上眼吧

別讓一種混亂的思緒來侵襲你

沒幾天

你又將是一條茁壯的漢子了

---

## 在鐵路邊

我的生命披着潔白的羽一樣的衣  
疲倦的眼睛永不合上啊  
我要瞧瞧童年時的鐵路邊的茅屋

我曾經拾起鐵路邊的小石  
擲過飛馳着的列車



---

我的垢黑的襤褸的破衫

常常給池塘里的泥水浸透

今日的我又悄悄沿着鐵路疾走

今日的我——嘯……………

我們已經結成了一夥

而且呀 用手溜彈擲過去

而且呀 我們拆掉鐵軌

而且呀 列車裏坐著的是黃制服的日本兵

我們走過了狹長的鋼板——那是行駛列車的橋

從上而望下去

---

那深遠的地方是捲着浪潮的水流  
風吹着鋼板嗡嗡抗地響……………

---

## 暴雨前

我要狂烈的年青

光明 快樂 親密與諧合（註）

我躺在悉率地攪着的草地上

我的頭髮剝掉了

光光的頭袋蓋了一頂灰軍帽

---

山巒 青青的山巒啊

貪婪地瞧著我

但是我不唱 也不笑

暴燥的海浪那樣的雲片

吸住了我的心

女人們在山腰間採茶

白的布衫

遠遠地看來像一朵朵狂風中的白百合

我伸直了走酸的腿

「採嫩頭呀送給XX軍

剩下了……剩下了……今年沒處賣」

---

那輕快的小調

悠靜地飄過了烏雲下的草堆

我躺在草堆上面

(註) 引自普式庚：奧尼琴第三十節

---

## 我們還會見到

想傾吐着甚麼的靈魂啊

祇是在眼眸中閃現

當您有了十四顆子彈

爲什麼不能分一點給我呢

你用綠色的綑包着手槍

---

你的有力的手

緊緊握著我的

我們一個個手牽了手

在沒有月光的暗夜

橫渡過小河

河水淹及我們的胸脯

想來

我們還會見到

啊 讚美過石榴花的顏色的我們

會再有在一起喝泥漿水的日子

想來

---

我們那時可以說些動聽的新的

故事

在森林里吹起你的口琴吧

一定的

我要走到小山坡上

來看你們嘻嘻哈哈地排戲

但爲什麼你不把手槍給我打一下呢

你還記得吧

當你拿了手溜彈

我們拿了矛子和槍

躲在那壕裏——在一座橋的旁邊的



---

那些夜晚，下雨的夜晚  
是多麼興奮啊

我們望着燃上了火的橋

河水變成了金色的流

雨變成了金的錢

---

# 旗

讓狂風吹！

讓子彈射過！

讓露水浸濕！

讓暴雨打！

讓太陽晒！

舊了

---

破了

我們仍是疼愛的

這大帽

自由解放底抗日的旗兒

革命的旗

鏗在我們堅定的意志上了

這幅旗

是三個女同志連夜趕縫的

她們獻給了我們

---

在第二天早上

我們剛要整隊出發

軍需處的同志

把軍服從麻袋裏倒出來

——那是草綠色的

班長點着我們底人數

去領應得的東西

每個人還有頂草綠色的軍帽

從此

我們有兩套軍服

灰色的和草綠的

---

每個人還有一條藍布的子彈帶

裝扮得好像上舅父家去過年

一個鬍鬚很長的

老年同志喊着：

新的槍

到日本鬼子那兒去換吧

我們排列起來

在大幅的抗日旗下

唱着上前綫的歌

我們用愉快的眼光

向圍住我們行列的老百姓告別

---

他們燃放爆竹了

他們送給我們炒熟的蠶豆

那個親愛的老年同志

淚汪汪地

叮囑我們好生打鬼子

他要我們記得長征時的

那種饑餓與困苦

他說今後還有更多的饑餓和困苦等着我們

我們接受了

要去好生戰鬥

---

在太陽下

我們的旗兒

潑潑地笑着

我們立正

我們敬禮

我們背起了槍和包袱

我們別了這親愛的地帶

我們

別了還留在這裏的同志和老百姓

我們沒有軍樂

只有用自己的聲音

唱出我們的堅決

---

——我們出發了

旗

永遠在我們前面

飄揚

我們隨着旗

前進

自後，旗是我們的眼睛

那是初次的戰鬥

我們的旗

給迫擊砲彈的鐵片



---

劃破了

夜間的露

使旗兒沉重地倦睡

黎明來了許久

它才慢慢地

從陽光，從風中

蘇醒

曾經在一個暴雨的晚上

烏黑的大地

驟然

---

爆起火光

槍聲

馬蹄聲……

大作了。

我們行軍在山麓

遭遇敵人

執旗的同志

中了子彈

濕的旗倒了

吸着熱的鮮血

旗

更美麗

---

我們把它樹起來

雖然

舊了

破了

我們仍是疼愛的

狂風

使旗子像水一樣地流動

旗，革命的旗

旗，光榮的旗

是我們的眼睛呀

---

## 送信

這冬天的回憶

終於

一支蠟燭樣地

燃完

小婦底臉孔垂下來

蒙在那件漢子底衫里

---

一個虱子

從衫縫爬出

牠還舔着

以後將吮誰的血了呢

我告訴她

那件棉襖我穿了

那條褲

給小鬼撕開打草鞋了

那根槍

給別同志背了

---

他已經盡了神聖的使命

老頭兒蒸高粱醋給我吃

馬在門外嘶叫

我的心兒濟慌

眼瞧着小窗外而

太陽的輪兒正向西邊滾下

我疼這沒格的小窗兒

我疼這憂鬱的黃昏

我說老頭兒呀

記住一筆血賬

---

我說媳婦呀

別在屋子裏淌淚

你聽

大夥兒都起來打鬼子

起來革命了

我是個粗陋的漢子

說不出動聽的話

我的眼球

穿過小窗兒

望見

山崗披了陰綠的夜衣而無限憂愁

---

把所要說的都扔下

我跨上馬

老頭兒趕出來問我

幹嗎這年頭還有反對工作的混蛋

這時我心兒滿難受

忖着

要不要說個明白

你的兒子不是鬼子殺了的

而是反動份子幹掉的

哦，忽兒我想到冬天



---

那些日子

他娶親，他穿起了黑布大褂

現在呢

他的布衫吸不完媳婦的淚

在抗日的沙場

却死在中國人的手裏

團憶斷了

憤憤地

把一切說一個明白

馬也載了我

緊迫着吹向前去的一陣風

我嗅到現在已是春天

---

## 雨

——要使人值得一活，就必須爲一種偉大的理想所貫注。

下過雨的第二天

從水潭裏

我照見

近來

---

我底影子又長得高了

有一個夜間

我夢見

胸口給日本鬼子戳了個窟窿

鮮血奔湧出來

好像扭開了水籠

驚醒了

我才知道降着暴雨

雨水從破屋頂上漏進來

滴到我底胸上

我感到好笑

---

翻了個身

一只手按住槍

去找尋第二個夢了

當着

雨拖着寂寞

來到了人間

在我們

從來沒有人說起雨

祇有我

在心裏說我愛雨

他們只懂得

---

如果不把槍包好

準會上銹的……

雨也會撩起我們歡喜

時常在雨中

穿過從山澗奔瀉下來的洪流

我們出擊去

即使雨裹住了我們底呼吸

也沒有忘記瞄準敵人

扳動槍的機扭

這暴雨，這時代

---

垂下了頭

母親一般

用血的乳漿哺養我們

苦暗的雨中長大的我

終於振撲着堅強的翅翼了

我叩響新的光明的門扉了

太陽在我生命上照耀

昔日在雨天同我摺紙船的隣兒

如今也指上了槍出征了

---

輝煌的革命書籍

輝煌的戰鬥歷史

把我們底思想

鑿開了一條寬闊的河流

因此，我們不祇是

拿了槍的戰鬥員

風暴帶來的雨

沖洗了這古老的大地

大地呀

負載着我們這一代的狂熱

而我們底改造

---

就要成熟了

不管雨是如何纏綿

或是如何陰鬱

我脫掉草鞋

在給雨搗爛了的泥地上

向一座破屋走去

那裏

「新華日報」到了



---

## 行程

倔強的靈魂是不滅的太陽，

像春天一樣的

走上戰鬥的行程去吧！

用輕快的步子呵，

用輕快的步子

---

不要害怕死，陰謀，毒辣的殺害，

作一個永遠的青年，

把自己當作一粒種子

播開去

在災難的荒蕪的原野

聽，戰鬥的號角

在召喚我們去迎接新的中國呀

清晨，

白雲浮過了黛鬧的鄉村

那裏有一條綠色的小河

---

戴來了一個青年的屍體，

雙手被反縛得緊緊

河水灌够了滿是刀創的胸膛

村民熟識他

昨天他笑着紅潤潤的臉

不是來宣傳抗戰到底的嗎？

今天他的生命

却不復是一支熱的奔流

有個村民嘆息地皺皺眉說：

唉唉，一個堅決的民族戰士被謀害了

---

有個村民痛心淋漓說：

昨天他還教我們識字的呢

中國人個個像他一樣

還怕日本鬼子打不出去麼？

有幾個村民

買來了紙帛和香燭，

在深夜的暗綠色的河邊

燒焚着

靜聲喚叫死者的靈魂安息

---

他是一粒種子

沒有死

他發芽了

我們要看得見的

春天一定會來

發了芽的種子一定結實

我們要看得見的

冷酷的冬天有可能

阻止春天的進行嗎？

紫綠了

花開了

---

草青了

小鳥長出新的柔羽了

聽，戰鬥的號角

響起了，

倔強的靈魂是不滅的太陽

強烈地發光吧

作一個永遠的青年

爲了青年的永遠

---

## 編後記

這冊集子底編成，現在是第三次。遠在前年冬天，曾請作者編集寄來，但等到寄回香港帶交上海書店的時候，香港的轉信人正吃了官司，被擱置了。去年夏編者到香港後，再催作者重新編定，增刪不少，但正要付排的時候，太平洋戰事爆發，和他底許多小說稿、詩稿一同丟掉了。

這一次是從在這里找得到的期刊、報紙上集起的，當然不能完備。記得出的就缺少「給敏子」和「征程」。後



者約有三四百行，前些時曾托在渝的友人寄來了前年寄給我的初稿，但和去年的改定稿相差太大，有如鐵砂之與純鋼，只好割棄了。

但還是趕快把這不完備的篋子付印，收集這些已經頹不容易，而作者遠在敵人統治的地下作戰，編者又行蹤無定，萬一再行散失，在作者自己也許不算什麼，這些不過是他曾經而且正在全心地擁抱着的戰鬥生活底一盞副產，但讀者和中國詩壇却不能也不應失去這些純真而堅決的戰鬥意志底聲音。它們將使讀者得到感激，新詩傳統引為驕傲的。

胡 風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夜，

記于桂林。

